◉我國歷史上有價值之一書翰〔續一〕

總督申仲懏國文原著　南風譯

▲(五)照一八六二年和約之第五條。只云。法蘭西及西班牙兩國人民。得自由商賣於沱瀼巴落廣安之三港。而珥河一帶。尚未開為商埠。然一八七三年。圖附義公欲沿珥河以上雲南。我南官不準。遂生出此後交涉上之轇轕。

圖附義君乃一商業家。而有冒險性質者也。前此千八百六十年。君隨英法兵往中國。及北京之約成。君留中國營商。適雲南省有回民之變。君請於雲南總督。願以鎗彈載兌諸中國官軍而換取雲南鹽錫。此條件經得雲督準許。然假道珥河一帶以行運載。則有背乎一八六二年之約。交通上最為困難。故一八七二年春。君在巴黎。曾向水軍總長阿眉鄰逋須(Amiral Pothuau)公求其贊助。水軍總長答復云。「現日德軍未離法境。政府未可公認贊助君。仍忝等只隨力所及暗助耳。若君具有能力可越境而無害者更好。不然。君或君之從人被殘。忝等亦不之干涉也。」

雖總長若是答復。而勇敢冒險之圖附義君。未嘗見難而退。且君旅中國已久。知中國人及我南人現日之性情。若凡事以勇力直截行之。則我南人當然腁怯者也。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九日。君以火船兩艘及板船一艘抵海防。禁海口。預備為運械往雲南之舉。我國欽差視師大臣黎公不準其行。其辰復有法國兵船一艘名黎逋雷尼(Le Baurayne)亦停泊於禁海口。船之中佐黎尼(Lenez)公。乃邀黎公於艦上用膳。並為圖附義氏說項。黎尼公云。「南國勢不能長此鎖關。別立於世界文明外。今日有圖君來請開商。則明日復有他人亦來請開商。凡各人

之請求。都屬於文明進步之所傳達。決非可以城池鎗砲抗禦之者」黎公答云。「鄙意亦作是想。仍通商一事。須上奏由朝廷定奪」圖附義君忽從旁放言曰「僅限十五日內。若朝廷不準或不答復。余亦自由通行」云。距十五日不見覆音。圖君遂自便徑行。是年十二月之二十二日君抵河內。大使阮知方公決阻其行。蓋由君無有載械通行內地之資格。雖有雲南總督之準紙。及淸人或淸官與之同行。然雲南總督決無有命令於南國之權也。然君之船雖被逗留在河內。而君本以其器械載往雲南。且君又派人往南圻法帥求援助。方君在河內之日。君之行止全是一勝國人對於敗國之態度。我南朝亦曾向南圻法帥而憾惜之者也。

斯辰南圻法帥都貝黎(Dupré)公。知圖負義君此行。正有悖乎一八六二年之約。然公且有暗助意。乃派水軍大尉安業(Garnier)公往北圻。法帥旣派遣水軍大尉北行。而不曾詳明訓示以法國不欲干涉北圻之故也。至一八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法首相德貝魯格離(de Broglie)公爵電達於南圻法帥曰「貴職不得援何故而干涉北圻之事」然雖有此電。及我朝廷之交涉。然一面則圖附義君亦極力要求。故必有安業北行之遣。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五日。安業公乘兩小輪船及兵卒九十人抵河內。我南各官以爲安業公此行。原爲禁阻圖附義君之行動。而安業公則謂公承南圻法帥之命。令査辨北圻之事。隨力所及。調停圖附義君商務。並商說珥河開商之事云。因此雙方意見不合。於十一月七日。其辰安公纔到河內僅二日許。而公已粘揭曉示諸人民曰「南圻元帥派公査辨北圻之事。北圻海濱常被刼黨殘破。大法欲除此刼黨。以保人民之安寧。凡大法人與安南人宜以友誼相處」云。是月十日。公見我南官曉示云。安公此來。爲驅逐圖附義君之故。則公又修一曉

示紙。辯明云。公此來只隨力所及。調停圖附義君商務。非是驅逐圖君。因公正欲商議開商於珥河一帶也。繼是月之十六日。公又曉示開商於珥河江流域。

安業公此等曉示紙之粘揭。誠不合於國際公法上。何也。斯辰北圻未隸屬法國之保護權。則法之官吏安得向人民曉示。然安業公乃少年人也。於行動上不能愼重。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公以最後書寄交於阮知方大使。二十日攻河內城。是日早六點開戰。七點城陷。守臣阮知方公被傷。數日死。其子駙馬阮知林公戰死之。在安業公方面。則只有隨從圖附義君之一淸兵被斃。及數人微傷而已。繼此約十五日間。安公連下南定海陽及寧平三城。

從古以來。未嘗見外兵入人國。兵力薄弱而連日拔四城。若是之容易也。且指揮之司令官。則安業公年僅三十二歲。從征將士惟九十人。與圖君之從僕九十人聯合。亦僅一百八十人之數。對我數千南兵對戰。拔得河內城於一點鐘之間。十二月二日。安業公率兵二十五人乘一小輪往南定攻其城。未及一點而城下。某中尉率兵十五人。攻取海陽城。同月五日水師小尉 Hautefeuille 氏纔二十一歲。率兵七人。共乘一小船往寧平省。占據其城。除河內與南定城之攻取。曾費數響之彈。若海陽及寧平各城。則於法兵來辰。我守城之省憲各大官。皆開門以綢傘出迎矣。噫。今日吾儕得聞歐洲驚天動地之大戰。而回思當辰法軍在北圻攻城之舉。等於兒戲。令考史學者。初不解我國當辰國內之組織爲何等情狀。而衰弱至此極也。

朝廷聞之大駭。遂命陳廷肅公往河內。並修書訴諸南圻法帥。法帥接得此信。亦引爲詫異。蓋法政府原不欲干涉北圻之事。况安業公雖攻城之容易。而此後未必守城之容易。今滋生變故。不免獲

咎於政府。因是故公即派丕洛(Philastre 一名活道生)公往北圻以調停之。丕公此行經沱汛。招阮文祥公同行。未抵到河內。而安業公已死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因陳廷肅公纔自順京來。安業公邀同午膳。膳後。忽聞報黑旗軍來攻河內城。安業公遂上城樓。發砲數響。黑旗軍退走於懷德府方面。安業公率兵數人追之。抵紙橋邊。適遇黑旗軍於竹叢間埋伏射斃。其後三日。丕公及阮文祥公抵河內。丕公遂收拾各地之兵歸河內城。繼以Rheinart公駐守。其餘皆抽回西貢。阮文祥公從之。簽記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之和約。

雖此次安業公往北圻。施種種的暴行。有悖乎法政府之意。然南圻法帥亦因此而締結有利益之約章。炤此約內。則已認法國全有南圻六省之地也。原前一八六二年之約。則南國只讓交圻東嘉定邊和定祥三省之地於法國已耳。若夫圻西永隆朱篤河仙之三省。則羅格蘭低公僅空手得來。未嘗有兩政府閱依之條約也。至一八七四年之約。方認法國於南圻六省得享有君權。而圻西三省之地方。正式隸屬於大法。且也一八七四年之約。南國認法國保助。並外交上須依隸大法而行。則此條約。正法國獲享其益。而南國重受其損。顯然也。然而法人方面。間有責備丕洛公之放棄北圻。南人方面。或則讚揚阮文祥公。或則讚揚陳廷肅公。以其外交敏幹。故能收回北圻之地也。然就寔際考察之。則斯辰也。法國原不欲取北圻。有一八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法國首相寄交南圻法帥之電。可爲之案證。

▲(六)一八七四年之約。雖南國方面。不免吃虧。然法國且贈許南國兵船五艘。砲壹百尊。鎗一千支。並担認云。凡南國欲延請法人以教授國人。或訓練水陸軍。或擇專門人才以整頓國內財政商

政及工政者法國行將贊助之。又我國得派公使駐紮於西貢及巴黎（第四等一等二十等條）云云。使我朝廷知利用此條約以寔行之。則我國之興旺想亦已久矣。最苦者約已簽完。便束之高閣。船則用以泊岸。而海匪之刼掠如故也。鎗則用以藏諸武庫。而地方盜賊之橫行如故也。學問則吟詩詠賦如故也。法國之一教師不曾聘用而收用黑旗軍及與清國通使其求助於清國之意猶未絕也。其後法國見居留北圻之法人不能保其安全。且又見清廷有預備派兵往北圻之舉。於是乎不得不駐兵於河內。以保存法國之權利。

譯者曰。奇矣哉。我人對於約章之觀念也。無論國際之條約。即商家所結之合同。凡既締結。必思有踐行之一日。有西人曰。大法商家與南人有訂定何等合同。常岌岌乎以履行不力為懼。雖然合同而履行不力者。亦因或迫於勢恐履行之則大受虧損。故甘受悖信之誚。非是行之有利。而忍廢棄云者。若夫一八七四年之約。不知諸公方執筆以簽此約。其感覺為何如。曰贈南國以兵船以鎗砲。則正非法國以玩具贈之者。法國亦不過欲南國用此以平盜賊耳。法國又恐南國之不知應用而担認派人訓練之。又欲南人學術之開通。而助之以教師。欲南國財用之不乏。而助之以整頓財政。欲橋梁道路之修理。而助之以工業專門家。且欲南國得享有國交之地位。而訂定派遣公使。凡此等件。於起草此條約辰。豈法國有禍害南國之惡意乎。又豈履行此各件。必至虧本破產。如商家或因勢所迫之合同乎。想當辰諸公纔持此約一讀。過而後簽認。亦早思及此。則必然曰。吾既奉命以簽認之。必履行之。而履行之。有力寔有造於我。而非有害於我者。然此後不見對此等款之行為何若。而簽認此約之諸公亦不見持此疏奏陳請諸朝廷者。故後人初

不解諸公之感覺何如也。雖然簽記條約乃國交大事。況今已成過去之問題矣。今吾儕所望者。吾人之奉　上諭也。遵議定也。夫上人以一　諭旨或一議定頒行於國民。非無所爲而發也。或屬於生計。於學問。於法律。於政治。於社會風俗。皆爲國內之人民而興建顯設立紀陳綱。以求利益之處也。則吾人之捧讀此　諭旨及此議定辰之感覺何如乎。既感覺其利益。則當決心遵從之施行之。若讀過便休。直待到刑驅勢迫而後遵從。是無異乎昔日讀條約之謂也。

一八八二年四月二日。水師提督欣利利偉槩中佐乘兩小輪及率兵五百抵河內。利偉槩公雖爲兵官。而公乃法國著名之文士。公抵河內。逕往謁見總督黃耀公。並宣言公此行原爲保護法人及法國之權利。非有取北圻之意也。總督公不往答見。並整兵以待。殆若有疑異心。凡法兵士之入城者。皆被我兵之攔阻。曾幾度。因巡撫按察諸公往訪中佐。亦煩此諸公向總督關說。宜截防兵及勿整壘以相待。總督官堅執不聽。四月二十五日。乃中佐抵河內後之二十三日。公以最後書提出限是日早八點。總督巡撫布政按察提督及正副領兵各官宜往水兵屯以城池交出。俾公得隨意整頓。然後交還管治如故。公又云「期限雖縮。然必至之事。大人知之久矣。」抵八點。不見總督官復音。公遂攻河內城。總督大臣黃公於城內北門樹上自刎死。(其樹現今尚存)九年前安業公只有兵一百八十人。而於一點鐘間下河內城。今日利偉槩公以五百兵之衆。而三點鐘。方能拔取。然概之亦太爲敏速。故中佐曾名之爲「舊式之攻城法」。是月二十九日。公寄書於按察使。交還城池。只北門及東門留法兵駐守。存南兵則準按察官僅留二百人爲護兵。餘皆截去。公則担任防守都市。若有變故。請自認其責。

河內城既被陷。清廷因之干涉。清政府商說北京之法使。而清使之在巴黎者。亦向法政府抗議。南圻法帥遂責利偉槩公並囑宜保留現狀。不得移動。雖然南定總督武仲評公。亦設備以待。利偉槩中佐恐出海通路之阻礙。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公率兵四百人攻取南定城。逮此信聞於法京。政府電示南圻法帥『宜囑中佐保留現狀駐守南定。若無何等危險。則不得動兵』云。

方利偉槩公之在河內也。常引兵巡哨省涖附近。每日早發夕返。引以爲常。五月十九日公炤例以兵巡視。而自乘雙馬車同行。不意纔抵紙橋。適當前年安公殉難之地。又遇黑旗軍埋伏而射斃焉。

▲(七)利偉槩公既取河城。而清國亦派兵於北圻。以圖收復。斯辰也法首相雷黎不利(Jules Ferry)公有意欲保留北圻。不肯任清兵之占據。因接利偉槩公噩耗。遂唱報復之舉。增兵於北圻。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南圻法帥參衡(Thomson)公條陳云『欲取北圻者。最先宜攻順安海口。使翼尊皇帝耳得聞大砲之聲。然後肯簽認和約。』因有此條陳。而法政府遂派何曼(Harmand)公往北圻爲欽差大臣。通槩(Bouët)大將統陸軍。姑悲(Courbet)公統水軍云。

此三公會師於海防。定攻守之策。以通槩大將攻海防及山西。姑悲水師提督及何曼公往順化。一八八三年八月十六日。兵船大小共七艘。會師於沱汛。十七日航往順安口之前面下錨。水師提督以最後書交出。辰因我　翼尊崩殂。纔一月。(七月十七日)靈柩尙置於勤政殿。未舉行寧陵之典。協和帝在位。聞信大恐。派陳叔訒阮誠意范如昌三公向法師請停戰。然我各官乘蓬船不能出海以上戰船接見。因此陳叔訒公氣憤投海死。十八日五點。砲擊順安屯。十九日早占據順安口。左軍黎仕及參知林宏公皆陣死。

朝廷派吏部尚書阮仲合公往師乞和。何曼公請宜截去自順安至京城之各屯。然後可以商議和局。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各官共集於駐京法使舘。簽記和約。

此次和約則南國公認法國保護。法國爲南國代理屬於外交事宜。並担任完全保存南國疆土。及防禦外敵。平定內亂。平順省插入於南圻。河靜乂安及淸化插入於北圻。北圻之保護以特別之法行之。每省可設一公使官。中圻之保護從寬。我皇之治權如故。只在順京設一欽使大臣而已。然欽使大臣得有隨便入奏之權。屬於商政及工政。由欽使大臣之監督

此條約之簽認。中圻之受虧者爲何如。斯辰中圻之地只短縮自橫山以南至慶和省之南端已耳。若夫法國方面則誠享有利益。且對於淸國。則法國顯然處於保護南國之地位也。雖然條約之履行。原非易事。在順京則協和帝被廢。福建帝繼統。欽使參逋(Champeaux)公不能入奏。遲至一八八四年正月五日。詞離姑(Tricou)公代參逋公爲欽使。方晉謁我皇於太和殿。他若淸國。則極力反對此條約。在北京政府則以直隸總督李鴻章兼領兩廣總督之職。俾便於節制派往北圻之淸兵在巴黎則淸國公使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嘗向政府抗議。斯辰淸國聲言南國乃淸之諸侯。淸皇曾以璽印分封之者。且又要求分割自興化省至北寧省之地。使淸國便於保守邊界。雷黎丕利公不之聽受。一面勸淸兵宜退出北圻境外。一面派博絲奴(Patenôtre)公往順京簽記和約。並索取淸帝所封之璽交還於淸廷。博絲奴公抵京。與我國簽定最後之和約。是爲一八八四年六月六日之約是也。是約無異於一八八三年之約。惟交還中圻平順及河靜乂安淸化之地。雷黎丕利公曰「中圻與北圻之保護體式各異。則宜留中圻具有土地。以從事於開拓云」他若中國所封之璽。則朝廷亦

允交出。仍要求勿交還諸清國。以全清國之體面。於是乃搽印數張。留爲紀念。其璽則交出順京之使館內。於未簽約章前。會同銷燬之

▲(八)雖約已簽矣。璽已銷矣。而北圻之清兵。猶未出境。其後法國以軍攻福州。並占臺灣。清廷方公認法國在南國有保護權。若夫我國。則此約成而保護之局定矣。然其後猶有順京失守之事。是乃一偶然事故。法人曾云『順京失守。乃由順化京之隱伏機所發也』

炤條約上。則大法國保護南國。担任保存完全之疆土。並外禦內弭云者。然斯辰北圻變故紛如亂絲。一則清軍尚占據上游各省。一則黑旗軍未肯出境。一則無賴之徒。因國內有事肆行無忌憚。大法之義務。宜擇派重臣。以平定內變。及布置保護之局。於是派大將德姑吹(De Courcy)公爲總統中北兩圻軍務。並兼充兩圻全權之職。一八八五年五月三十日。公抵北圻。於未晉京前。公曾得聞南國輔政大臣阮文祥及尊室說兩公之行事。於心頗不愜。遂厚整儀衛晉京。七月二日。公抵順化。以八百兵護從。京城懸旗及發砲十九響歡迎。然我各官見公此行及扈從多人。已懷疑懼意。初三日早。公委黎縻(Lemaire)公及參逋公商說屬於朝謁之禮。各南官只要求各法官上殿不帶劍。及請全權大臣由午門正門入。其他同行各官由旁門入。黎縻公欲委曲就事。德姑吹全權堅執不可。公云「非僅本職欲同行之各隨官皆由正門入。而且欲扈從軍士亦由正門入云」。我各官聞之愕然。繼此三宮及廷臣以物產送贈公。皆却不受。公之却贈物。寔出於誠意。由公乃兵官。不知贈禮爲何物。且向來公未嘗足履東亞之地。未知贈物的交涉之體格。然因是而我南官之疑團滋甚。且自全權晉京數日間。只見阮文祥公及各機密官來迎。並商說各款。他若尊室說公。則稱病不往全權

公曾屢次探問之我各官見全權官之致問。以爲或因不往接之故。而惹出惡感乎。於是向尊室說公勸告。皆被尊公所却。七月四日全權官請各西官會宴於使舘。及夜十一點。席將散。忽聞城中砲聲向使舘及鎭平臺發射。翌日早一點。全權公以現情電達法廷。早三點公又續電云本職方坐使舘。聞鎭平臺砲聲。我砲占得優勢。是日(五日)早九點。而三色旗已高懸於順化京城之旗臺上。尊室說扶咸宜帝及三宮出城。往維渃試院。繼又往廣治省。保護之局。幾乎不復存在。蓋由全權官南來。原爲保護南國。乃此行未及晉謁南皇。而御駕已出奔。然則將誰之保護乎。全權公當此困難辰期。電詢諸法政府。然斯辰法政府因南國纔隸保護旗下。未有專部管掌。故對付頗難。遂以「行動宜加進步」(Faire pour le mieux)之一語復之。全權公私料法國纔與淸國訂天津條約。淸廷已認法國保護越南矣。今若改爲屬地。則不免外交上之轇轕。且今欲擇立新君。無如舊君在外之反對何。遂决定迎咸宜帝歸。詎意派兵往廣治迎駕。則尊室說已扶駕抵甘露之新所。全權公恐尊室說因此北行也。乃派軍斷截北駕之路。因是尊室說又護駕入山。其後棄我咸宜帝於山中。而脫身以北走淸國。全權公勒限使阮文祥公尋咸宜帝。弗獲。乃流阮文祥於些希卑(Tahiti)島。而召河內總督阮有度公。南定總督潘廷平公回京。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乃晉尊翼尊皇帝之第三子　堅江郡公卽　皇帝位。建元同慶。一八八六年四月八日。奔悲 (Paul Bert)公往代德姑吹公爲中北兩圻全權大臣。

且尊室說七月四日之行事。寔自弄壞以誤國者也。有法人云。此舉乃由公不贊成保護之局而生出。夫公之不贊成保護者。乃出於私見。安可任私見以違悖我皇已閲認之條約乎。若公恐全權公

之見疑。則無寧一往謁以釋疑。卽不然者。疑團難破。而致公輔政大臣之一席位。有難穩處。則辭祿位而告退以自安。有何不可。各文明國之尙書。遇國王或國民不信用之辰。辭職歸野。乃其常例。豈有因已之私事而妨害國家之大事乎。有人云。公乃將門之子。有用兵才。故欲與法軍攖城一戰也。夫公有能兵之虛名而無能兵之寔才。前此公任北寧總督兼充經略副使。只能擒獲數刼黨。想此事盡人能爲之。及其回朝。則處要津任重職。而曾不能做得一件事。公所設之奮義隊。特不過充爲隨侍之護卒。而非是用以攻敵之兵。又於廣治省山房立一新所。以爲戰敗避身之地。其失策者滋甚何也。新所一死地也。使公留此。則早晚必被擒。不然。亦因水土之不服。粮食之不足。除非投降。終亦斃身於此已耳。總而言之。公之爲人。不學無術。不幸位至相將。因自己誤謬。遂致上則國君失位。下則國民受幾年塗炭。若夫公一身終局至於棄身異域者。則無論已。

▲（九）試觀上所歷叙之各事端。則大法原無有攻取南國之意。一八五九年之攻南圻也。意外之行爲也。一八七三年安業公拔北河四城。此後因政府簽定一八八四年六月六日條約。保護之局定。復見交還。況法國輿論。多不贊成攻取南國之舉。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議院之集議。只有二百七十四票對於二百七十票爲過半多數。而保留北圻之案方能解決。然則法國之欲取北圻者。僅有四人而已。若夫我南國方面。使於南圻事故未發生之先。而朝廷早知效仿文明政治以行改良。則我南可占獲亞東一個地位。在日本之下。暹羅之上。未可知也。自大法既攻取南圻之後。使我自知振刷。以整理中北兩圻。則亦可成一自主國。無異於今日之暹羅也。於一八七四年之和約既簽定後。使我國知利用約內法國既担任贊助之各款。亦猶之乎可也。自一八八四年最後

之約簽完。使我知履行之道。則豈復有幾年之紛擾。而保護之局亦早已有進境矣。然而我朝廷全無所行爲也。自保護局成。何事有貴官之指示。方見施行。有事則遲回以待。直至於不得不施行之日。方肯施行。夫國事猶家事。子孫之窮苦者。乃由父母之不知早圖。民生之窮苦者。乃由政府之不能遠察也。

前輩諸公不知組織我國。致我國不能抵於強盛。此寔由諸公學問上之差錯也。夫差錯之處。非在乎諸公學漢字。而乃在乎學問方法之差錯耳。夫漢字亦猶各國文字。特不過記載人類思想之符號已耳。諸公學法之差誤。乃由諸公只專學中國古典之事。而我國現日之利害情狀。未嘗思及。故當我國衰頹之日。而不自知其衰頹。他人強盛之日。而不知其強盛。不知已者。謂之自侮。不知人者。謂之侮人。侮已侮人。而加以衰弱。取敗之道也。去今約三千年。中國政治家仲虺有云『侮弱兼攻。自取敗亡』此之謂也。

噫。此都屬已往之事也。然已往者將來之師也。自幾年來。保護政府既改良學務及振整國內各事。然此改良之政。初著手舉行。吾人所向往之前途。尙屬遙遠。然後可以達到樂境。則於向往此遙遠之前途中。吾人其當以何爲護符耶。前我之諸公。已因自侮自弱之故而致禍。則我欲免此禍害者。要當自敬自強而後可。夫自敬即自強之道也。自敬者何。即國中人民。無論執何藝業。宜明知自已的能力。及自已的執業。見自家有腐敗之點。即速廢除之。見他人有優美之點。即速效尤之。各人又當少留意於社會上公益之事。以期社會稍有進境。若然。則文明之程途雖遠。而既有大法國爲之向導。不久亦有達到之日矣。

（完）

法國政治略考（續二）

阮伯卓譯述

上院議—法國下議院則以普通選舉法行之。其所選出人物。多是慷慨熱心的人物。隨民間一辰之傾向而進行。故法國於憲法中。又於下院之外。增組一議院。以限制選舉法(Suffrage restreint)擇老成的人物充之。使之能調和下議院之行為者也。此第二之議院。即謂之為上議院。或名之為元老院。(Sénat)上院之組織。有議員三百人。由各郡各殖民地選舉。任期九年。每三年有三分之一退任再選。一八七五年之律案有設『永遠元老』(Sénateurs inamovibles)七十人之額。有缺即由上議員自行推補。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九日之律案廢其例。定嗣後永遠元老任期終身。身故不塡補。只選通常九年任期之議員以補其缺。每郡之元老額。已由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九日之律案定明。並不隨民數之多寡以行分配。

元老之任期九年。然上院非一齊再選。如下院云者。每三年循序以抽籤法再選三分之一。(炤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律案)其選上議員之法。亦分開每郡應用『合册選舉法』。譬如一郡有元老缺額五人。當再選。則凡有選舉權者。當同辰選出五人之數。

欲應舉為元老院議員者。則須四十歲以上之法國公民。有完全之公權。並既盡當兵義務者。

凡上院不能應舉之場合。亦與下院同。

自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律宣佈後。其不能充為元老院議員之各官職。亦與下院同。仍其相異之點。則於兼任之辰。若其人之元老任期滿限。無須再行選舉亦可。

一人不能應舉於多地方之禁律。不施行於上議院。

有選舉上議員之權。當有左列各項。

下院議員。郡議員。縣議員。市會各派員。(這派員人數律中已定隨其市議會之人數。)巴黎城得派出三十人。除下院及郡會縣會之各議員。皆得有選舉上院之權外。其他各派員。則須於選舉上院前之一月選出。凡轄內有選舉權之各人得隨意以選派員。其選法用匿名投票或合册選舉法。何人得多票足法定數者得選。或兩次選舉。各人俱不足法定數。則以得票較多之人爲當選。其被選之派員若欲順認或辭却皆可。獲選者則於二十四點鐘後所在之市長宜通達其人知之。若其人寂往則限五日內認否應開呈於公廳。何係既順認而選舉之日缺席者。則應被罰五十西貫。他若選舉之辰每人得領路費。計自住所至郡涖每十賓盧茂得領二西貫五陌。何人欲爭辯屬於舉各派員之場合則宜投呈於郡會議。既經這會議審察。若不服者可以上訴諸參政院(Conseil d'Etat)

其選舉上議院議員之投票則於郡涖行之。監督投票之幹事部有正審判官爲座主。若正審判官不在則以經年之副審判官代之。其陪座四員則於有選舉權各人中擇其最高年者兩人及最壯年者兩人充之。又於投票各人中選一人充爲書記員。這幹事部既組成乃將選舉册順序分爲甲乙等區。區百人以上。每區各有幹事及檢查人。

選舉用匿名投票法　初次投票起自早八點至正午。何人得過半票數並投票辰人數達選舉册內四分之一者則中選。若不符合此例。則應再次投票。第二次投票自下午二點至四點。其體式無異前次。若再次投票而又不符合例定者。則復行第三次投票。自下午六點至九點行之。最後之投票。何人得票數最多者爲當選。

其檢查職權及審判選舉事之爭辯則屬於上議院。

法國之上議院集合於巴黎之陸三堡(Luxambourg)宮。其治事規則無異於下院。今僅以其相異之點略叙之。

上院之書記六人。(下院八人)--院內分九課。(下院十一課)--得議員五人之請可以開秘密會議。由上院非同辰再舉如下院者。(上院三年再舉三分之一)故於檢查一律案辰若檢查未完而遇議員滿限再舉者。亦可以繼續檢查。(下院不然)

上院之職權亦與下院同。第一則決議各律案卽立法權之行爲是也。此等律案或政府先提出於上議院。或已經下院之決議。然後上院覆議。但無論何律案須兩院之決議方能成立。惟財政一事則先於下院。然後提出於上院云。

何辰下院既解散而國之總統缺席者。則上院自行集會。毋須有招集命令。

上議院又有關重之職權。卽臨辰可以組成上判院以審判總統及各國務卿之犯罪者。其審判規式於司法章內另詳敘之。

法律之編制。--向上所敘者。乃上下兩院之選舉法及其治事程式耳。若夫兩院最關重之職權。卽爲立法權。質而言之。卽編定法律是也。今吾儕試就律案提出於議院之辰。以及頒佈施行之日之各手續。一考察之。

最先者宜解明「律」字之定義。夫律 (Loi) 勅令 (Décrets) 議定 (Arrêtés) 三者皆國中公權之表見耳。然其間亦有差殊之點。勅令議定另作後敘。今請先言律。

世人之解釋律字者。以爲律也者。乃國中主權所設立之法則。而一切人民當遵從者也。然此乃就廣義言之。如曰法國人立於法律之前皆平等。或曰法國律屬此等條件。此等規式之有無。此皆憑廣義之律字而應用之者也。

律字復有最明白最一定之義。乃專指兩院所規定及總統所宣佈施行之特別規則。如曰某年月日屬於某事件之律。此律字乃關於國事的規定。與其他規定如勅令及議定相對者也。

有許多事件。須有律然後可以規定。大抵如財產刑罰等事云。然其施行一律案之敕令。間亦有定明若有違悖當受何等罰款的規則。其此等罰款。須有律定方能行之。試如乘火車而不買票。即爲違悖一九零一年三月一日之敕令。然屬於火車上之警察。則既定明於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律案之第二十一條矣。

敕令者。乃行政權之命令。以之經理各衙署司屬之事務。並指定屬於施行各條律之程式者也。

敕令有多種。有謂之爲『普通敕令』或『規則敕令』(Décrets Généraux ou Réglementaires)—凡議院所立之律案。必不能詳悉規定他日施行之程式何如。於是總統體議院之律意。而頒佈『規則敕令』一道。以指明屬於施行之各個方法及其規式。

何辰律中有定明云。其施行程式。另以敕令指定。則這勅令謂之爲『行政勅令』。(Décret portant réglement d'Administration) 參政院不復駁議。並總統於下此勅令辰。已經得參政院之同意。

何辰僅由總統之意見。下一勅令以指定屬於施行一律案之方法。則謂之爲『規則勅令』。這勅令可提出於參政院。或因濫權或因資格缺乏之故。而被參政院之駁議。

又有謂之爲『特別勅令』。或『個人勅令』。(Décrets spéciaux ou individuels) 此是僅屬於一人或一事之勅令也。如補仁一宮吏之勅令者是。凡此等勅令。多有詢諮參政院之意見。然後可以施行。斯辰也。則謂之爲『炤從行政規則之勅令』。(Décrets rendus dans la forme des réglements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 如準許某人換改姓名之勅令云者。於特別勅令或個人勅令中。又分爲兩項如左。

一則謂之爲「統治敕令」(Décrets Gouvernementaux) 卽大總統以總統國內公權之資格而頒行之。如召集議院之敕令之類是也。

一則謂之爲「行政敕令」卽大總統以掌握行政主權之資格而頒行之。惟此項敕令方可提出參議院受其駁議。　凡總統敕令無論屬何項皆有一部之總長副署。

然於國內政權未分明組織辰行政權間亦有兼司法權者。則敕令之施行亦無異於法律。此等敕令。更別名之爲「敕律」(Décrets-lois)其現今尙施行之勅律。則屬於左列各「閏政府」辰代所頒行。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之臨辰政府。(Gouvernement provisoire)

自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至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之「王爵兼總統」的政府。(Prince Président 卽拿破崙第三未卽帝位之前) 凡此敕律既編入一八五二年之憲法

自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至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二日之國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禁止買奴之勅令亦屬於「勅律」云。　他若議定者。乃關於行政的君權之決定辭如內閣各官及各郡長屬已職權之範圍內所指定也。

〔未完〕

◉傳記 汗漫遊記(續十三)

阮伯卓

第十三章　離燕京往四川重慶府

一九一三年四五月辰候北京各黨派新舊界之競爭頗烈。政治空氣不甚明霽。一日前門衛隊演出驚疑的險象杯弓蛇影在在皆有。雖現日北京大總統袁世凱極表鎭靜的態度。以無事示人。每

(傳記)　行蜀遊記　百七十

日夕挾其兩公子。逍遙三海。賡和自遣。自謂曹家父子不是過。然外間則警茄屢起。偵馬紛馳。令旅京人都有隍阮不安之念。適舘中同事某南方之議員也。以一書示余。謂民黨已於南京唱第二次革命。托余南返。余即受某托。整裝歸滬。憶此行自京至津之一條路。余被檢查者五六次。然幸無事抵津門。隨搭船返上海。

人生既不能於膝下供子職。又不能置身於祖國盡臣民的義務。流落異邦。倚朋儕爲生活。則當有對於朋儕之義務。蓋斯辰也。五倫之直接於我前者。惟朋友一倫耳。無怪乎余受各華友所托。東奔西走。出死入生而不顧者。寔關於感情作用。其他彼國人之所謂黨派競爭。政見同異。於余毫無與也。余抵上海後。隨往南京。則民黨已失敗。孫黃避居於異地。北軍進逼諸浦口。城內將令無主。人心不一。雖南京城未發生戰事。而危險之狀。幾不可終日。適遇同學友湖北人張君。現仕南京營官。囑余不可旅甯。余留此數日。亦即返滬。返滬後。因四川謝某之請。遂與蜀友五六人結伴爲四川重慶之行。蓋其辰重慶方繼南京而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乃民黨之計劃然也。

由上海抵川一條路。則當先於滬濱搭輪抵漢口。繼由漢口改搭輪抵宜昌府。自宜昌溯三峽上夔州府。又由夔門上重慶。若夫四川省蒞之成都。則自重慶上。須十餘日方達到。觀此足知川省之大而上蜀之難爲何如。余等於七月初旬自上海搭船抵漢口。辰則武昌已受北政府命令。宣佈戒嚴查防民黨如臨敵。而余同行之各華友。皆民黨中之有名者也。因是投宿於漢口之日本旅舘。蓋以其地爲外國租界。不受民國警兵之偵查也。南望武昌方面。江邊黃鶴古辰樓。楚思茫茫。雲水秋白花。浪滅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徒付之可望不可即之境已耳。漢口屬於湖北之夏口縣。別名漢

阜。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開爲商埠。後十年始寔行之。其地襟江帶漢。交通便利。且京漢鉄路於此起點。爲中國中部商業之樞紐。各國租地界於江濱。而法國租地之盛旺。不減於上海。嘗見有我南人警兵駐紮巡遊其地。然因余之行蹤頗曖昧。不能與彼輩敘異地同鄉之感。殊可惜也。余等旅漢數日。繼搭火輪往宜昌。由滬至漢。由漢至宜。船行若干日。至今不復記憶。仍大約在一星期上下。江行平穩。兩岸山靑野曠。越南昌臨赤壁。煙收黃鶴。水接三湘。楚地八千路。長江萬里情。遂令遊客如以身走於一幅畵圖中。而囘憶古人橫槊中流舳艫東下之日。不勝有今昔感。噫江山覽勝之大觀。想於我亞洲中。莫有逾於中國長江一帶航船之風景者也。七月初旬。余等抵宜昌。宜昌府在荊州府之西北。即西魏之臨江郡。後周之峽州。隋之彝陵郡也。地勢西倚巴山。西南接武陵山脈。重崗複嶺。層疊遞高。揚子江斜貫其中。夷水西入江。府城瀕於江之東岸。長江航行之汽船至此爲終點。自此而上。江路極險。名爲三峽。即西陵峽。巫山峽。瞿塘峽。其最險者曰黃牛灘。曰新灘。皆在夷陵以西。巫峽以東。而瞿塘峽則誠爲全蜀江路第一門戶。古今兵事上必爭之地也。且宜昌府隋辰之所以名爲夷陵者。蓋府城西北二十五里有西陵峽。江水出峽。其流漸平。自蜀舟行至此始相慶也。故曰夷陵。又曰平喜壩。即如廣西舟行漓江一條路之有平樂縣也。雖然。峽江雖險。然水量足以行船。非若廣西漓江於灘石錯雜之中。更兼以沙渚之淺狹也。故近日某公司已發明一特式火船。爲上峽之用。可由宜昌航往重慶。約三日達到。但余行辰因中政府宣佈戒嚴。公司輪船亦停駛。余等只顧民船上峽耳。查某報有略敘峽江之形勢如左。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某西國博士勘路畵圖。曾敘由宜昌上重慶一條江路云。從宜昌峽至夔門。華

人俱說有一千里路途。然其寔炤英里計算。祇有九十八里。核之中里則二百九十里也。其所說最高之崖。在宜昌峽有英尺三百尺至五百尺之譜。核之中尺。則二十七丈至四十丈也。在別峽最高之崖。約在七十二丈至七十三丈。光景所謂一線之水者。在西曆三月間測量。大概有七十丈之寬。若在灘石伏水之極窄處。有四十丈之寬。如遇發水辰。當可更形廣濶。總之除冬日外。自宜昌至重慶。不拘何處。其水足以行船也。夏日江水暴漲。即華人所謂如箭之水者。重溜直駛。自夔門至宜昌峽。大都平均一點鐘可行十八里。如在灘上水流最急處。一點鐘時可行三十里云。又有一西人曾經過此路。歸時述云。若用火輪船較水流當可更快。蓋在外洋行駛。一點鍾可行五十四里。茲即除去水溜十八里。尚有三十六里可前行也。惟走此路之火船。其駕輪之軸須分爲兩根總要。一輪可進。一輪可退。俾該船易於旋轉。再宜昌至夔門。用帆船行。則十五日而始到。若用火船向水之中流逆上。除水溜外。以每點可行三十六里算之。則祇須八點鐘當可到達矣。

余於巫峽途中。忽憶宋玉高唐之賦。然所謂巫山神女。邈然不可覩。徒見樹林深處。隱隱有廟在而朝雲暮雨。特不過山中煙氣隨在皆有。豈獨巫山爲然哉。噫文士弄筆墨。演爲奇事。殊可爲山靈訟寃矣。山有十二峯。蜿蜒連亙。山脚見有一條路。沿江出沒。每於懸崖峭壁。則路基狹窄。植柱繫一條大鉄線。爲路傍籬。以便行人之攀登。其陸行之困難。概可想見。

劍閣磨天。瞿塘柝地。吾人少辰讀中國地輿史所嘗聞也。劍閣一條路。則屬陝西入川之路。（在劍閣縣北。有劍門。爲漢武侯所鑿之通路。李白蜀道難詩。有句云。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余未之親歷。無從而寫得連山絕險飛閣通衢之光景也。若夫瞿塘則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一名廣溪峽。爲三峽之首。兩岸對峙。中貫一江。灩預堆正當其口。每

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發。由水勢怒激。恐猝相遇。不可解也。此行余得目擊中國江山之險。然以風塵浪迹。立名不成。學不就。而年年徒與彼亂石危灘者相往還。能不增余悲感。樹色。秋帆。上灘聲夜。枕前。魂驚。九折。路。望入一。條天。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於杜宇聲中。煙波眼裏。不覺側身西望長杳嗟只可以壯余行志者。則每於日夕泊岸。辰嘗聞歸舟述合江轉戰之情況。令人欲早日飛上渝城(重慶城)試觀戰場當演何劇也。余經過瞿塘。有口占一絕示同行諸友云。見說河山多變。轉胡爲。矗立。獨年。年人間多。有不。平恨。願借。君來。爲我。塡蓋江岸雙崖壁立之石堆。殊爲余生平所未目覩也。

舟過瞿塘即抵萬縣。余等起陸。自宜至萬。水程約十餘日。至今記憶亦不甚清楚。由萬抵重慶之一條路。則余等顧轎陸行。約十日可到。越重岩。經峻嶺。每於山巔四望。萬峯層疊。如大海之波。起波萬狀。噫余未能遊歷全川。一月擊峨眉突兀之光景。然川東山地之奇。亦可見其一斑矣。最苦者。於途間夜宿一事。山中無淨潔旅舍。每日夕投各墟市寄宿。房屋湫隘。客臥於土坑上。住處與鷄豚混。食品惡劣。每人宿飯之費。一夜約銀數毛。爲價極賤。縱有多金。亦無用處。余等陸航於此。累波重浪之山海中。至七月底。方達重慶府。入城寄宿於大江東旅館(長熊氏借此旅館爲招接民黨之所。)問之館中人。則謂渝軍在合江與貴州軍互戰。已陷於不利。城之主將。聞已避地遠颺矣。可憐到處皆殘局。空負登山涉水行。余於辰觀戰之心。十分灰冷。同行諸友。邀余共投司令部。余到部之日。則正亂軍紛紛自戰地敗退入城。而貴州兵以重砲圍住城池。開始攻擊之日也。

是日城內各店戶閉歇。槍聲間發。如元宵一夕。隨地皆聞砲聲。惟街上間有血痕。非是迎春各戶之滿地落紅耳。憶其辰余由衞戍司令部出。纔折過一路。適於路隅遇亂兵數名。以鎗向余猛放。幸余早携一手鎗自護。且鬬且走。奪路以返寓。歸辰檢視余槍。十響彈已放盡矣。

入夜。余宿於江東旅舘。未及就息。忽轟然一彈。掠過余前。穿洞房壁寸許。又囘折打破附近之玻瓈片。余孤燈獨坐。耿耿不能成寐。轉念身世。家國之感。油然而生。噫。此行胡爲乎來哉。所感何恩。所怨何仇。而更令余以身輕試也。使今日司令部門首之一巨彈。轟及我身。或被倒之牆。壓於我頭上。(辰貴州兵以司令部爲攻擊之目標。早晌余自司令部出。忽一巨彈射倒附近之牆壁。幸免遇害。) 則亦已矣。使街上之亂兵。能利用槍刀。交义以刺我於窄路。則亦已矣。即不然者。頃間之一彈。不洞牆穴。破玻瓈片。而洞破我之頭腦。則亦已矣。況自今夜以至翌日。又自翌日以至於離此之一日。未知果能解脫余身之危險否也。縱然流血不到家鄉。而此淹沒之七尺軀骸。出售於天邊刀革場中。有何價値。言念及此。思親之淚。遂涔涔然下。憶是夜余嘗合掌仰天而禱曰。使余得脫離險境。決然歸國。不終此作流落人也。噫。余歸國之决心。寔斷定於此危險之一夕矣。

重慶城陷落後。余偕諸友避身於城內某住宅。其辰城外各外國領事。亦設法調停雙方戰事。取消獨立。城由貴州兵駐守。出示安撫人民。余與諸友。遂乘此出城。附輪東下。

余在重慶約十餘日。以人地生疎之客。而適當烽火之場。其考察眼光。更無可紀述價値。惟僅從歷史上之地理略述。以備閱者參究已耳。重慶府。古辰禹貢梁州之域。周巴子國。秦漢巴郡。兼置江州治此。隋曰渝州。唐曰南平。宋淳熙中升爲府。改今名。元明淸沿之。在順慶府之南。有陸軍師團駐此。誠川東之重鎭也。地勢。巴山之脈起頂爲銅梁重璧諸山。南與九盤山夾峙。揚子江斜貫其中。嘉陵江挾巴渠之水及培江南流來會。於是全蜀之水。傾注一隅。水量大增。運輸甚便。府城據揚子江嘉陵江會口之西岸。街市稠密。民居甚衆。學堂報舘郵政電局機廠銀行皆備焉。旅舘淨潔無異於上

海宿費約日需二元。已是超等。人工亦賤。其時憶余顧擡轎夫兩名。每日約費一元以下。(擡轎乃川民長技。故雲南省城之轎夫。皆是川人。)銀元極少市面貿易多用銀塊及銅錢。銀塊之大小無定額。貿易時另以天秤稱其輕重而已。紙幣則屬川政府所製造只用於省內外地不通行。出門之人。皆換紙幣而以銀塊隨行旅多感不便(此乃當辰光景未知今日何似。)聞之華友云。自重慶上成都。水行須十日可到。惜余此行不能直抵省蒞以一覽驚閣龍池之勝爲何如者。

此三四月間余自北京歸上海。又自上海往宜昌。自宜昌往重慶。更由重慶歸上海。一路空走所經過者。時則南方作戰之區。時則北方駐防之地。間關出入於雙方防守戰鬪之界線中。其行蹤危險不可言喻也。九月初旬。安抵上海。旅此數月。遂於西曆一千九百十四年正月。由上海返粵預備作歸計。迨至七月初期。余往香港。覓船搭歸西貢。歸國後數日卽爲聞歐洲發生大戰之日而余之汗漫遊。至此告終局矣。今請就廣東城光景。補錄一章如左。

第十四章　廣東省城

余旅省城五六月。辰則歸心已決。駐此徒爲無事之羈留客。於是朝遊花埭夕步長堤。蓋早晚當與彼江山作別。不妨瀏覽盡歡也。廣東省城屬廣州府。秦南海郡。漢初南越王趙佗據之。漢元鼎六年復仍南海郡。三國吳始置廣州。五代辰南漢劉隱都此。號興王府。宋仍廣州。元爲路。明爲府。清因之爲省蒞。民國廢府。今番禺縣卽舊府治也。考省城之築。始於越人公孫隅。號曰南武。楚威王辰增築。有五羊啣穀穗之瑞。號五羊城。(相傳廣東建築省城辰。有五仙人手執粟穗。騎羊而來。於辰城垣適成。而五仙人之坐羊。化爲黃石。今省城五仙觀所祀之五仙人坐下石羊。卽當辰所遺物也。)亦名穗垣及任囂趙佗始成都會。吳步隲又廓番山之北。宋築子城璽城。又增兩翅以衛居民。明永嘉侯朱亮

祖始連二城爲一。今之省城制。卽本乎此。滿清辰有舊城新城外城之分。舊城則旗軍駐鎭。新城則大小官吏衙署在焉。外城係咸豐中。粤匪蕭朝貴增築。今僅存其故基。粤寇旣平。官吏衙署盡遷於舊城。漢人居東。旗人居西。改尙可喜王府爲將軍署。至民國成立。旗人絕迹。民國設都督府民政廳於城內。以行軍民分治。近日又聞廣東政府。毀城築路。以便交通。想千年古城。今已變成平坦大道。考古者他日僅供作談資已耳。城臨於珠江之北。珠江本名粤江。嶺南諸水所歸也。以江中有圓沙洲曰海珠。故有珠江之名。據俗傳海珠乃因昔辰有胡賈於此沈二大珠。遂變成洲。又云。洲原一浮質。平辰只見離水面者僅數西尺。然遇大水潦辰。亦未嘗浸沒。此等語殊太荒妄。洲上建有屋宇。周圍繞以石層。境地淸幽。水光蕩漾。漁舟隨潮上下。出沒於月影波光中。恍如蓬島仙鄉。昔人有題以「虫二」兩字於碑者。蓋寓風月無邊之意也。近來長堤日趨繁華。人聲喧雜。入夜電燈如炬。夜月已無價値。況水警隊辦事其中。惟常見汽聲破浪來往耳。

江之北岸名爲長堤。南岸則河南街市及花埭芳村等地。長堤一帶。客棧酒店。極其華麗。寔爲美人公子治遊之地。河南街市。則多倉廠貨棧。芳村則多各國教堂。花埭則供爲臨辰賽花遊賞之會。長堤中帶各輪船之碼頭。於此停泊焉。其東端則夾於東門外。西端則夾於沙面各國租借地也。

交通上之便利者。陸路則有各條鉄路。一爲廣九鉄路。停車場在東門外。由此搭車可以達九龍香港。一爲粤漢鉄路。停車場在西關之黃沙。此路發軔於省城之西。達於佛山順珠江北岸。止於三水。復自省城往韶州。以達湖南境。(此路預備他日與漢口鉄路相接。)水路則有各路火船輳集。其海行者有往上海之大輪船。於此起落各貨。(廣九鉄路。交通甚便。故行客往外洋。常乘車到港。然後搭船。以省辰刻。)他若小火輪之分往各埠者。如香港、澳門、惠州、順德、

佛山、香山、肇慶、三水、瓊、雷各地。往來如織。無日無之。各國兵船亦臨辰停泊於此江中。民船紛如蟻聚。大者運貨。小者供遊客賞花泛酒之用。江上舟子。有一種人名曰蜒戶。（蜒戶亦作蛋戶。本作但。南蠻之一種。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今閩粵沿海尚有之。以舟楫爲家。以漁爲業。亦名龍戶。自唐以來。計戶輸稅。明洪武辰。編戶立里長。設河泊司於廣東。以舊律治之。不容陸居。清雍正間。始準與齊民同列甲戶。然仍視爲賤族。民國初。申令開放。一切權利與國民平等。）黃沙附近。多有花船。可於此夜宴。具有歌兒侑酒。儼然江上平康坊也。然傳染病極多。尤以賣瘋妓女爲最危險。遊客要宜注意。

城廂內外人口二百餘萬。極繁聚之都市也。商賈輳集。街市繁華。列肆櫛比。肩摩踵接。不負人海之名。西關外多紳富住宅。坊巷縱橫九百餘道。（廣東名爲七十二舖。然以十八舖一條爲最盛。）雖生長其地者。不能盡知其名與其路徑之委曲也。西關之市街。繁盛十倍於城中。大賈居積百貨山委。各報館學堂亦於是林立。惟街道狹窄。下砌以石。上覆以明瓦。令遊街者。絕不能吸受鮮明空氣。祇以身混入於人羣中。正如一葉隨潮流轉。冥迷西東。殊難辨得方向也。

沙面一帶。乃各國領事駐地。（在西關黃沙附近）不準華人闌入。其內容道路寬潤。空氣淨潔。法國領事館亦於此駐焉。法國在廣東省城所建之功業。有一種慈善事業。曾爲華人所稱揚歌頌者。即爲長堤之中法韜美醫院是也。此院設立已久。其醫術之精深。器械之美備。組織之完善。醫療卓有成效。誠有造於廣東人者不淺。

余今姑略述廣東之人民性質及其風俗。蓋彼省鄰於我北境。凡我國中之華僑。惟廣東人占多數。吾儕一略知彼省內地人民之性情風俗。想亦非無益之事也。廣東人民智開通。頗耐勞苦。因民數繁殖。故人民散而之外國謀生活者甚多。凡世界上有人類生聚之場所。即皆爲廣東人營業之場所。尤以我南國及南洋羣島者爲最衆。凡窮丁苦力遠航海外。不二十年成富歸來。鬨動鄉里。內地之民相率效尤。爲村人少家鄉之念。間有親老妻弱子幼而孑然一身離家以往外埠營商者五六

年十餘年。毫無戀念意處。家婦女亦以事翁姑奉尊祀。爲婦道所當盡之天職。不以良人重利輕別離爲怨嗟。廣東民有此性質。故能擴張經濟於外界。收獲巨利。以富其桑梓。回視我人戀守家門田荒於山利遺於海。而不能越戶限一步以求生活。比之廣東人。當有減色矣。廣東近日繁富之區。首稱潮（潮州府在惠州府之東）。梅（梅縣即南漢之恭州）。次爲廣（廣州）。惠（惠州）。其財皆由海外得來。個人積至千萬者甚多。其間以由美國新金山營業。獲利以歸國者爲最富。此等人物俗名之爲金山丁。由有海外歸來之各豪商歸辰或以之建設國內各廠業。振興本地之商業。即不然者。亦於國內供花酒風流之用。故內地人民及客棧茶樓妓寮酒肆以至小小營業戶。亦賴此沾其餘潤。海外僑商之利國者如此。

廣東人尚氣。故鄉村內多發生械鬬事。械鬬之俗。想亦不拂中國人之本性。蓋近來國內則年年戰爭。宜乎鄉內則日日械鬬也。彼人平日好弄拳棒。與人稍不合。動輒用武。名曰打怨家。嘗有千百成羣聚衆械鬬之巨案。蓋鄉中各大族。常聚族而居。外圍築城壘自衛（此因地方多土匪。故設備以居）。且家家各置鎗械等具。若此族人與他族人略有轇轕。即約期械鬬。人數少者。出資傭人相助。助鬬死。給撫恤金。助鬬傷。給療養費。其費款由族人應之。因此遊手無業多樂効用。鬬時揚旗擊鼓。鎗礮交施。儼若對大敵。數日不決。械鬬後若未決者。則或由兩造各邀正紳。從中剖斷曲直。或由地方官傳諭鄉耆勸解。倘兩造終不服。則以軍隊彈壓。使先停戰。然後起訴候訊。仍有鬬死多人。而不報官者。亦慣見也。

中國烹飪一事。尤以廣東食品爲良。其烹飪之食單。五光十色。不可名狀。且有稱爲滿席漢席云者。此全國各地皆然。非獨廣東也。然廣東之食品。與各地相異之點者。烹必生辛。羹必調甜。（中國北方各地之食品油質太多。喜食肥肉。）及食蛇之俗是也。彼之饌品以蛇爲貴。蛇與鷄烹。名曰龍鳳會。蛇與猫烹。名曰龍虎會。價值甚昂。頗不易得。又有蛇湯蛇酒各項。據彼人云。蛇身含有鐵質。富於滋養。不知確否。姑錄以質醫

學各專門家。

粵人之衣服。男子多尙短衣服。長衫者僅搢紳之士耳。學生輩則著西裝者尤多。至於女衣。則較男子略長。褲袖亦大。仍近日漸染新化。女學生多好爲上海裝束。髮於腦際。手一皮囊。上著短衫。下著長裙。足帶洋靴。便是開通人物。粵人非僅男子善於營商。即女界近來亦能從事於社會事業。如女子習藝所及織造所。皆青年婦女効勞之地。且從事於手工者。如織幟、縫巾、及牙粉製造等類。皆粵女之長技矣。

廣東因工廠衆多。故貧民多有覓業之場所。彼人有所謂學工者。凡無業之靑年。投入工廠。或各商戶。名爲學工。此等學工之位置。隨地皆有。初入辰。衣食由廠支給。只在此學工以其動作之勞。償廠中之教養費。待至五六月。或一年。學成。則須於廠內服役。得領少許工資。逐日增加。與他工人等。以幾許年爲限。若滿限不欲留廠當工。亦得於他處覓位置。噫。國內之資本家。能合力以多設工廠。則其利便於貧民者何如。

粵人婚娶一事。最爲煩冗。外人見之。無不引爲嘆息。即國內有志之士。亦方方力思改良。然我河內地方。猶多效尤之。以爭奇鬬美者。殊可厭也。彼於迎婚之禮。男家先期備置女人裝飾。無論枕被衣服女裝等項。即至擡几盌碟馬桶。(即廁桶)無不由男家購納。引禮之日。間有用一隊民夫。擡行於街上。經五六百尺之一長線。猶未盡者。至迎婚日。男家顧一花轎來。以迎新娘。轎之式極板重。四圍無一隙光。女人坐其中。以八人擡之。蓋彼俗不欲路傍人見新娘面也。(我國北方以大笠蓋面。神龍見尾不見首。其效尤他人殊可笑也)到男家。辰新郞出啓轎門。携新婦入謁家廟。然後宴客。新婦入宅之第一夜。有鬧洞房俗。親朋五六人。於是夕入洞房內。對於新夫婦。施種種戲劇。名爲鬧房。幾至夜半始出。花燭之日。貧富皆燒猪以十數。如新婦守宮甚謹。則以紅燒猪贈送女家。彰告六親。誇以爲榮。如新婦已非處女。不退還。即訴訟必起。因此靑年女子。不敢野田草露。近則風氣漸開。縱新婦不貞。亦爲容忍。但贈送女家之燒猪。斷去其尾。

以示區別耳。女子出閣。庚人催妝之意。粵俗間或存之。於迎親辰。男子宜擇數人年貌相若。才思敏捷。使爲伴郎。以備女子索攔門詩歌。辰可爲新郎代之。其歌詞要宜出口成章。情意雙美。能使女家不能酬和爲妙。又有於親迎之第一夕。男女家行醮辰。親友與席者。或唱歌爲樂。名曰坐歌堂。酒罷。由親戚之尊貴者。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亦復唱歌。自後親友多來索糖梅啖食。名曰打糖梅。亦復唱歌。此俗較之鬧房。則又稍爲文雅矣。可怪者。粵女嫁後之焰例哭。間有未嫁人。而先學哭者。余在粵辰。隔壁日日聞有哭聲。問之主人云。此人家女預備于歸。先期學哭耳。至於早婚與童養媳之風。在在皆有。近日因學界大開。新潮擊激。廣東少年界又盛唱文明結婚之舉。蟲棄從前之惡俗。效仿歐化行婚禮。然多於家堂中請親友行禮。並署押婚姻證書云者。若夫自由結婚之風。特不過一般放蕩者流借此名稱以遂私奔之計。其風俗上之頹敗。不可問矣。識者社會方惻然憂之

粵人好拜神。每家早晚皆燃燭焚香頂禮拜神。然其神座之設。多不淨潔。或置於桌下。或於牆隅。於街畔者。彼所奉之神。爲土地與關公。以爲富貴利達。皆神所賜。故婦女極爲迷信。又有打城隍廟之俗。年內有一節日。人家婦女皆向城內之城隍廟頂禮。或夜間露宿廟內之廣廷。以求嗣者。聞民國成立後。有一次當道以警兵驅逐之。蓋以其有礙於風化及衛生也。省城多尼姑皈依之佛寺。仍因行動暗昧。嘗發生淫瀆之案。民國亦多改此佛寺爲學堂。而尼姑輩使之還俗。至若家堂奉事祖先之禮。與我國俗同。無須贅述焉。

廣東死葬之禮。與各省同。惟殉葬之新衣。須持至社壇。灼以香火。名曰過社。蓋於公衆會集地。灼之以示不堪用。使免盜棺之害也。又有溺於風水者。既葬其親。他日復出諸土。瘞死人骨於罐。曰金罐。置於山角田塍間。俟尋得吉地而後擇日吉葬。噫。此誠迷信風水之惡俗也。〔完〕

來期登載歐洲行程

知縣阮文桃撰

◉文苑

△洪川古詩摘錄

寄蓮湖阮公述兼呈吳公侗二內閣

一篇贈我赴遐荒。鐵畫銀鈎渲硬黃。華國文章推阮瑀。籌邊才略憶元方。風高魏闕鴻行近。雲斷秦山鴈塞長。耕暇有懷空向日。天南萬里隔扶桑。

佛光寺移寓襍詠 寺在威順府東南

市塵不到海氛沉。望斷黃沙竹樹深。追憶平生游覽處。忘懷多半在禪林。

抽簪下馬步昆城。福地依依覺路平。大鳥似應知客至。繞林啼叫兩三聲。

開花匝地草抽英。小院濃香枕簟清。面壁何年飛錫杳。法雲猶爲護慈甍。

門前高塚自累累。金舌銷沉石塔危。總爲浮生營福業。臨風憑弔幾興思。

三乘妙處絕言詮。白馬重來屬暮年。暫借高齋銷積憶。幾回淸夢繞鈞天。

閒居檢書爲毒物所螫 戊寅

病起牙籤久汚塵。案頭檢點每身親。怪來古籍能留毒。螫手傷多欲殺人。

送裴郎之嘉定 己卯 裴籍嘉定辰貴命孝明犀贈翻帥

環南一路接炎疆。金磐文犀照乘黃。我欲換君官職小。每因公幹得還鄉。

放鷓鴣 野老遺余鷓鴣云。今春候肥脆。作羹甚佳。古記。稱鷓鴣一名懷南。余南來十有五年。常有鄉關之思。偶見是鳥。不覺愴然傷懷。開籠出之。因作詩以誌余感之感。洪川老人阮通記。

雲霄無意逐鵷鴻。矰繳翻教累爾躬。我亦畏途行不得。忍看憔悴向樊籠。

放爾南枝返故巢。山鷄舊侶共招邀。溪邊飲啄須矜愼。莫遣微軀墜老饕。

◎今詩摘錄

菊農詩草

嘉定　張嘉謨

和友泗先生送良人　京行

茫茫彼東溟。望之不可極。綿綿此愁苗。割之不可得。夫君何所爲。却欲去茲國。親老家又貧。四鄰少相識。言念一及斯。中心隱悱惻。驪歌乍忽來。秋風催行色。固知丈夫腸。不爲妻兒憶。雖然須早歸。晨昏供子職。倚閭慈母心。天末望音息。莫作浪遊人。長安久寄食。

即事

振衣遊帝里。低首入工司。俸餉薄於紙。簿書棼若絲。鏡中顏色厚。夢裏神魂悲。遙指南山際。終當與我期。

疊前韻奉答友泗先生

薄莫平皋望。秋色蕭條極。嗟余固不才。敢茲復貪得。素懷歸舊林。何事來京國。落魄徒自傷。寂寞少相識。奔走岐路中。徘徊高門側。緇塵染衣裳。寒風撲面色。花艸生新愁。雲山繫長憶。豈爲升斗謀。久曠溫凉職。道路何阻修。痞痳苦痛息。多感長者憐。瑤章勉餐食。

孤鶴

危心警露有誰知。振翮無因屈奮飛。江海自甘孤影瘦。稻粱恥爲一身肥。夢携仙侶遊蓬島。愁並鷄羣立竹籬。和靖湖山俱寂寞。高懷何處可相依。

春日

京國多寒氣。新年細雨連。花飛春色裏。鳥語夕陽前。求仕知何日。懷人已隔年。惟餘藍尾在。醉倒竹床眠。

鶴

無德無才雖不若。枉誇識字相昂藏。鳳鸞伏竄雲山外。君等乘軒致衛亡。

●禁嶺梅花曲

禁山河陽省所在鎮山

河陽渭川州知州阮榮整撰

○奉贊　上審院總督申大人振整官場問題。

民勢如圓木圓木此外無倚著東西南北隨人驅。官場如孽姑。孽姑於婚有權位。是非曲直率口呼。痛哉今官場。赤心何忍淪刼徒哀哉吾生民。黔首何罪陷非辜。積弊非一日。出言殊恥羞嗟嗟叔季之時代。魚珠碔玉混逐蟬趨。廉頑敦薄誰夷惠褒葩貶斧無春秋。有人慷慨上陳書有人忿厭棄官遊。伊人苦心處諒亦悲憫之所發。豈有狂悖而不願列於峨冠博帶之儔。

秋月冰壺申相公江河特爲挽頹風。振整官場大問題。欲會意見詢僉同登高一呼疾聲唱。廉風動盪三圻中。晚生業納瓜田履。自恥同是甕鷄虫。伏讀　宸翰降諭旨。敢願焚香省厥躬。

竊念朝廷列官職。上以爲國下爲民。枉法受財律有禁官箴明揭清愼勤。官銜榮耀顯父母。官俸增厚肥家身。官場稱呼名義重。於民父母於國臣。豈有父母賊其子。豈有人臣欺其君。君不見甘棠思召。芃黍歌郇。蜀郡化文翁。潁川借寇恂。載籍之遺。藹乎清芬。又不見禽搏同類。獸食同羣。虫蠹園林瘁。鯨虐水族紛。剝削之毒誰不怒嗔笑罵還他宋人語。官場寧忍入耳聞。

本朝明盛諸年前。朝廷用人重英賢。一時士夫尚氣節。大法小廉至今傳。自從風會有今日。鑁鎚饒脫相蔓延。古人做官重君國。今人做官謀宅田。乘風折筭滔滔是。濁水肥鷺比比然。間有鷄羣孤鶴立。居官清節不愛錢。然而頹波勢難挽。厲階致此誰之愆。晚生教職十五載。府縣承乏經四權。民情吏弊粗有識。平情一言非有偏。

官場既有堂屬分。個中豈無情與誼。下之事上禮宜然。辰節餽物亦無幾。獨是上官如刼將。坐聽下

禁嶺梅花曲

官爲糧士。轄民食肉與食鹽。一燭天燈如奧鬼。矯枉清源有深心。餽送之禁甚爲是。猶慮人慾尙無涯。巧宦莫能窺其祕。火爐投炭知何窮。兔窟營私曷其已。肥田一邑欲百邑。好宅一置欲百置。妻子驕惰無營生。日仰膏粱與羅綺。酒博一縱動百千。風流自豪動歌妓。似此慾壑無窮塡。不知貪風何辰止。月評之下人常言。全圻以北口碑記。兩河堤築官金囊。二務搜稅官金櫃。保舉批記卽芒多。訴訟控單是銀紙。人家夜刼晝刼來。良民多財半通匪。此是一派不言廉。公認官場爲商市。又有一派假言廉禮送芙茶儘却棄。於民陰引強豪蠹。於衙密付猾吏餌。愚民無知法律繩。每到公門罄生理。又有一派徒言廉。不知義務是何事。下吏舞弄被他欺。轄民利害不加意。案件不明冤不伸。訟理是非憑總甲。偷賭縱肆不知懲。強豪請托不知僞。窮民痛苦禱無門。餽遺無求聽自至。比之於貪固是廉。算亦摸稜與尸位。嗚呼官場若而人。國計民生何所恃

相公今欲整官場。請從用人先改良。用人一事大關鍵。請與政府日徐商。譬如主翁用好僕。金錢堆散彼不妨。主翁誤用鄙猥僕。酒殽未薦彼先嘗。其言雖淺理不外。有心世道請思量。仕途既清請厚俸。養廉莫若厚俸糧。如今新俸糧稍厚。官場中人均寵光。入室已無北門嘆。雨膏將見洒桁楊。獨是州縣尙岐視。中州上游雖殊鄉。承流宣化同義務。況乎州政又勞攘。除非世襲諸州外。以宦爲家彼願償。若夫諸州補華官。水土嵐瘴道路長。較之諸縣均善地。往來不過一日強。其人其事想無異。獨於俸餉分低昂。誰無妻子無親戚。一番音問傾其囊。班班服用價又貴。月俸無計足支當。縱然清勤老厥職。菊園歸去徒空箱。其人使非有猷守。鮮不貪汚尋孔方。至於書通吏俸薄。十有零元屢告荒。晨出暮歸幾勞瘁。嗟乎利鑽與名韁。以此責廉想是刻。共姜無柰入平康。

奉今國運際昇平。恭逢　聖上撫重亭。潛邸久已知民瘼。握符特重體臣經。

保護國家頗優待。新潮今已吸文明。歐戰凱還無外顧。梁泊塵清享內寧。除非中州堤政緊。上游山溪橋路營。至於擒防偷竊事。搜稅雜件按科行。官場義務謂是足。社會何曾關重輕。試觀美國進化史。國中人才無宦情。彼謂做官循定例。無異商店執簿生。日久慣事謂出色。算來都守舊規程。官場尤望新義務。那堪守舊犯譏評。

况今進化機會好。些間可與智者道。前此鐕港與閉關。而今環球通智腦。商潮昔滯今則通。工界昔劣今則巧。三圻形隔今一家。上游中州今一到。保護政府今泯疑。日加論掖與開導。吾民進化適其期。引此方針誰啓告。官場若仍淩民膏。是民撐船官却掉。若言進化當何如。先將北圻情勢考。北圻上下十民族。四分一平三林麓。平原民智今半開。無奈強豪狃習俗。工廠商會不爲籌。日事補收與酒肉。半民舉首勢不能。鄉村各有一陰毒。與利勢必先除害。禍由總里與耆目。况又人滿訴訟多。如此何辰百姓足。况又懷土不出門。盡被鄉情所縛束。文明傳播有官場。抑強扶弱使民服。安得每社立演壇。官場辰辰下鄉曲。每社籌買各報章。利弊條陳按期讀。喪婚一切禁酒錢。祭祀一切禁煩瀆。勸民農利工商利。勸民德育智體育。道路阡陌勸起修。鄉約章程官率督。若使改良聽諸民。間多懷私線已伏。唐官經略毀淫祠。漢官化民買牛犢。古人義務尚可稽。千載而今炳芳躅。

上游情體又何如。　本朝治術昔太疎。道路不修嵐瘴重。士夫遊宦不願居。其間官場用上著。不啻視爲荒棄墟。風會今開無瘴毒。遐荒悉已混車書。惜哉林產無盡用。惜哉荒地無耕耡。土俗儂風猫蠻舍。猶然開闢混茫初。向來官場利彼愚。君門未及燭窮閭。同是邦域同蒼赤。忍他千古釜中魚。上游開化又較急。誨之植之誰人歟。晚生　愧無宰縣才。禁沔碓關今得來。錯槃界此邊籌重。蠻野日期民智開。報國未能彈術業。素餐每自省襟懷。文明幸逢言路廣。蒭蕘敢願効涓埃。

◉國內之部

▲中圻諮問會同之設立

啓定五年三月初一日機密院臣尊室訢臣阮有排臣胡得忠臣段廷蘭臣阮廷槐奉
硃點 上諭據機密院奏叙伊院業已商同貴欽使大臣節芻擬設一諮問會同于中圻按年會議以備諮問一切問題之有益於民者貴欽使大臣意擬這會同之設立於南民進化國家政體與現辰趨向甚爲適合各理允合朕心著準施行惟一初立法所應講解其意義俾得易曉從來治法貴在因辰而制宜爲君者須洞悉人民之意向以圖治易曰隨辰書曰詢于芻蕘詢謀僉同良有以也我國自有大法保護凡百政事逐漸改良方今風會愈闢乘此辰而炤隨官吏之學識人民之程度以行改良政策使我國早臻進化之域顧不韙歟朕每注意于此故近日庭試所以有立憲之問題也今日貴欽使大臣所擬略倣北圻諮問會同體例行于中圻各理誠爲適辰之舉以其適於現辰之趨向一也現今各國政體無不改良我 國雖云帝國然奉我
列聖未嘗專制獨斷而不以國民公論爲重者朕以凉德入承
大統適此寰球改良辰代幸得保護爲之嚮導舉行新政此其辰也所宜立這會同會議一切公益諸事使人民各得表其意向且知其於公事均有密切之關係則轄內必有日新月進之機矣以其適於國民之程度二也我民程度與歐洲較爲幼穉然其卓越事功班班可攷朝廷政令無不本乎仁厚公平在昔且然况今日賴有保護之引導親見博愛之政策乎民旣進化在上者惟循序而善

導之一若父之於子而後可雖南民於議論公事寔未有諳然每事諸問不爲無益如在北圻者是已以中圻今日進化之成效已可倣而行之諸會員由此而習知議論公益之事則此會同之設立於政治教育上寔有功焉且民智日進則其希望日多牧民者惟斟酌而善導之則可免岐途之惑矣以這會同之設立之適中三也據機密院商同貴欽使大臣奏敍各理則這會同只備諮問而非有參議政事之權也凡銀册及公益事均質之這會同使之各知國家之施爲而樂受其指引若會員有陳請何款須先呈貴欽使大臣然後著入會議條款其會員著用有限法保舉社村委員與一切有品銜科目或法越學文憑或有官銜或從事國家或正副總或受門牌稅均爲保舉之人要而言之伊等均轄內之學識豪富之輩如此則保舉者與應舉者無憂其資格之未完仝也這議經貴欽使大臣意合其條款如後著準廣行頒布俾國內官民體意遵行欽此

計

第一節　　諮問會同之職分

第一款　設立一諮問會同于中圻伊會同於有益於民諸問題所見如何須呈與保護國家

第二款　收入册與預籌支銷各款之屬於中圻銀册諸節（第三及第四節）者（支消各款之有益於經濟社會）須質之這會同

第三款　會議前十五日凡國家所諮問諸問題伊會同須以其意見覆呈凡諸工程及諸新稅之籌擬亦皆質之這會同而行

第四款　除向上等款諸問題外會同欲將他問題呈擬者須由議長先呈欽使大臣商同機密審察可否方許著入某次會議條款

第五款　一切要請之屬於政治者並行禁止

第二節　會同之組織

第六款　會同之組織如左

甲 不業商之會員由南人保舉以代表南人

乙 受門牌之會員由受門牌諸人保舉以代表商人

丙 上游之代表人由國家遴補

第三節　保舉之人　得保舉之資格　遴補上游會員

一 保舉之人

甲 不業商之會員

第七款　不業商之會員由左叙諸人保舉

一 諸社村委員伊等委員由遴在機密會議其遴法由欽使大臣擬定每村內籍民數五十丁以內得一委員五十丁以外得二委員 二 正副總 三 休官與當職之文武官員 四 南朝科目（進士副榜舉人秀才云云）及有大法高等小學中學大學文憑或東法高等學或法越具體文憑諸人 五 不從事國家而蒙賞官銜文自從六以上武自從四以上者 六 從事保護文書並對額諸員人（使座學政工政醫政云云）

乙 業商之會員

第八款　每省受門牌之南人由省受門牌諸人保舉

二 得保舉之資格

第九款 何係生長受稅在中圻年庚自三十以外均得保舉爲會員其條例格式詳在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等款

三 遴補上游會員

第十款 上游諸代表由使憲與省官遴上游官吏及紳豪補充每一缺遴舉三員另由欽使大臣遴定其上游會員之數亦然

第四節 保舉 不得應舉

第十一款 凡民丁項每二萬數得舉不業商代表員一人如有剩出一萬或一萬以上又得增舉一員

第十二款 凡受門牌人自五十人或不及五十人得舉業商代表一人

第十三款 行庚未足二十一歲者不得爲保舉之人

第十四款 一切武額靑衿額亦如從事保護或全權府諸司並南朝之當職文武員人均不得應舉爲會員

第十五款 干款許回之員人及干西南案座擬罰諸人均不得保舉與應舉爲會員

第十六款 其會員職分以三年爲限每三年限滿亦得再舉

第十七款 保舉不業商之會員及業商之會員須由使憲或其代表合同省官或省官代表員監保

第十八款　若因保舉生出爭競著使憲合與省官炤政治體擬處若有意見不同另由欽使大臣商同機密妥定

第十九款　除何辰屬於第十八款後叚所叙外其使憲省官擬處如何而欲再叫者則計自有明文飭兩造詳知以後一個月內得由會同座覆叫審閱這會同座由欽使大臣或其代表及機密大臣二員充之其諸會員保舉之成效由全權大臣閱依

第二十款　會員名爲中圻諸問會員其憑給由欽使大臣與機密院押記

第五節　會議

第二十一款　每年屆西八月上旬由欽使大臣通飭會議在　京一次其特別會議亦可一年一次

第二十二款　會議每次六日仍欽使大臣亦得擬定改限

第二十三款　第一次會同之期諸會員投票保舉司事七員其伊七員又投票保舉一員爲議長

第二十四款　若有何緣故欽使大臣另於機密會同內擬呈全權大臣將這會同解散之

第六節　處置之大概

第二十五款　其他支節不叙在現諭內如保舉轄之組織保舉簿之修閱與夫會合保舉人擬定投保體式及會同辰之規例另由欽使大臣商同機密院擬定呈與全權大臣閱行

機密院恭錄